

## 东港夜未眠

□阿蒲 文/摄



年纪大了，睡眠质量严重下滑。这不，凌晨3点又惊醒，两眼空空望向天花板，脑瓜子飞速旋转。推开门，小区灯火零碎。索性起身，到外头转转，想拍一组关于凌晨东港的片子。

出了小区南门，酒瓶碰撞声从不远处的烧烤店门口传来。待走近时，食客早差不多散尽，只剩个穿短裤着短袖的小伙。看他高鼻深目，并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我随口问：“新疆来的？”他一本正经地纠正：“美国，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波士顿。”口音里带着点生涩，又特意补了句：“我继母是中国人、中国人，老婆是舟山临城的。”提起老婆，他兴奋地差点要跳起来。其实他自认为的“老婆”只是“女友”。我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帮他纠正，“老婆”“女朋友”，他口中喃喃自语，似懂非懂地点头。临走竟提出与我合影，之后晃悠悠进了小区——原来这位揣着“中国心”的老外，就住我家隔壁楼栋。

凌晨3点半逛到莲花岛。入口处斜停着一辆皮卡，红色尾灯在暗夜里明明灭灭，格外扎眼。走近了一瞅，车主正埋首刷手机呢。

眼前的莲花岛早变了模样，去年底就动工改造，听说要打造成为东港新的旅游地标。回想几年前，大清早撞见一位外地游客，站在佛像前伫立沉思、喃喃自语。“这么好的地方，不如将它打造成休闲礼佛的好去处。”如今，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，梦想正一步步落地生根。莲花岛佛像群背后，烂泥滩填成了平地，铺上细沙，人工沙滩成型后，莲花岛有望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。

本想在此逗留一会，拍点日出朝霞的美片。只可惜云层太厚，把朝霞捂得严严实实，我只好撤退。

过了4点，天色已蒙蒙亮，肚子空得发响，回家吧。路过东海嘉苑，早到的农民已占好摊位，吆喝着卖菜。说是自家种的，尽管放心食用——有点赶早市的意思。拐进进良早餐店，要了碗豆腐脑配大饼油条。老板说，我们凌晨2点就得起身忙活，下午1点歇口气，3点再准备材料，晚上8点半睡下，凌晨2点起身……日子就这么重复着。问起生意，他苦笑了一会，“看着热闹，实则难撑。人工太贵，能自己扛的就不雇人。”但话锋一转，联想到老家同村做外贸的，“他们没单子时只能在家坐冷板凳，咱这样好歹有活干。”原来苦也分轻重，他从别人更沉的难处里，寻到了给自己取暖的炭火。隔壁生煎铺子更勤，女主人凌晨1点起床揉面碎肉。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像坠了块铅。人常说的幸福，或许就像炉子里那点微弱的火苗，在没完没了的辛苦里，偏能透出丝光亮。

到家仍无睡意，趴在电脑前导出凌晨拍的照片，一张张翻看。这一夜像水流过，擦肩而过的人与声，像沉在深海里的碎光，终究会被遗忘。但被忘前，它们确实在那会儿，照亮过城市酣睡边缘的一小片黑暗。原来活着的滋味，有时不在什么大成就里，而是在路灯下偶然的驻足，炉火边那声长长的叹气，天快亮时熬不住的清醒里——我们都背着说不出的担子，擦肩而过时，用各自的辛苦与笑脸，一同撑起了人世刚刚冒头的那缕晨光。

## 三千里

□周江川

“浏阳河，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水路到湘江，江边有个什么县哪，出了个什么人，领导人民得解放，啊依呀依子哟……”

悠扬甜美的歌声，响彻在川东丘陵地带的一片梯田之上。《浏阳河》这首旋律优美、节奏轻快活泼的湖南民歌，是年轻时候的母亲最喜欢唱的一首歌。

母亲对我说：“那天我心情特别高兴，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事。你刘姨和我约好在公社的集市上见面，我就一路唱着这首歌去找她。”

周末，阳光明媚。母亲端坐在阳台上的沙发里，见我挑帘过来，就放下手中书。看她的眼神，是想与我分享点什么。

母亲和刘姨会面的第二天，当年3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，就跟着母亲离开了养育她25年的巴蜀大地，踏上了一条和祖国石油紧密相连的路。

“娘，当时你知道从四川到胜利油田有多远吗？你知道怎么坐车吗？”

母亲大笑：“管那么多，当年没有想过这些。你刘姨说她丈夫了，她要去找他，问我去不。你爸爸和刘姨的丈夫是一个钻井队的，好像是527钻井队。我说，去。一点都没有犹豫。”

“当时，你去找我爹的时候，我爹知道吗？”

母亲又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母亲的眼睛是弯弯的杏眼，笑起来时似月牙，透着温柔和亲切感。

“你爸不知道，知道就不会让我去了。你刘姨的丈夫也不知道，我们俩是偷偷去的。”

“娘，为什么我爹知道了就不会让你去了？”

母亲收起了笑容，看着窗外。窗外的芦苇荡里突然飞出了两只白鹭，一前一后，跟得很紧。

“你爸怕我和你们跟着他在一起受苦。”母亲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窗外的那两只白鹭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我能感觉到，有一丝甜蜜在母亲心中慢慢流淌。

“那可是1975年，你爸是一名石油钻井工人。他给我说，钻井队要经常搬家，平时都住在活动板房里，生活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。我要是去了，怕我受不了那个苦。”

“但是，娘，你还是去了！义无反顾。”

“实际上，那年你爸回家

探亲，刚刚回钻井队没有几天，我就发现怀上了你妹妹。我能感觉到是个女孩，你爸就希望要个女孩。虽然已经有你们两个男孩了。但是，有个女孩，才能拼出一个‘好’字。那个年代，又没有手机，要想让你爸知道这个消息，就必须发电报，或者写信。写信，半个月才能收到。当年，我又想亲自告诉你爸这个好消息。你妹儿的名字叫：川利。就是因为我去胜利油田生下的她。”

微笑中的母亲，脸颊突然泛起一抹红晕。她此时的神情就和放在她床头的照片中年轻的自己一模一样。那是一张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。

“但是，没有想到的是。我们走到半路没有钱了！”

“什么？没有钱了？你们走到哪了？”

当年的母亲和刘姨，胆子和魄力真的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她们是说走就走，没有计划，没有详细路线，没有考虑路途的遥远和危险，而且都是头一次出远门。手中只有信封上的地址和很少的行李，母亲还背着弟弟，牵着我，怀着妹妹。

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先到了江苏，母亲也记不得具体是到了哪座城市。我查看地图，应该是南京，从南京转车到山东东营。到了南京，她们身上的钱全花完了。

母亲讲到这，又笑出声来，额头的银发随之飘舞起来。

“我们只好在火车站附近的旅社住了两天，给你爸发电报，让他寄钱过来。没想到，外面的天气比老家要冷得多。我就拿了一根皮筋把你弟弟的袖口扎住，可以不进风，好暖和点。你弟弟一直哭。我见你弟弟的手都肿了，就翻看他的衣服。那根皮筋竟然陷进了他的肉里，我真傻，差点让你弟弟的手废掉。”

这事，我依稀好像记得。哎，现在想来，都心疼当时还不会说话的弟弟。

在东营火车站，第一个看见父亲的是我。那天父亲出现在我视野中的画面，成为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永恒。

我们从老家到油田总共花了6天时间，在江苏住了2天，坐了4天的车。

我问母亲：“当时，一路三千里，累不？”

母亲笑道：“累什么？心中只想唱歌。要不是一路上都是人，我就会唱一路的歌，去油田找你们的爸爸。”

